

夜谭随录

〔清〕闲斋氏 著

陶勇 标点

自序

子不语怪，此则非怪不录，悖矣，然而意不悖也。夫天地至广大也，万物至纷赜也，有其事必有其理，理之所在，怪何有焉？圣人穷尽天地万物之理，人见以为怪者，视之若寻常也。不然，凤鸟河图，商羊萍实，又何以称焉？世人于目所未见，耳所未闻，一旦见之闻之，鲜不为怪者，所谓少所见而多所怪也。苟不以理穷，则人生世间，无论天地万物广大纷赜也，即一身之耳目口鼻，言笑动止，死生梦幻，何者非怪？不求其理，而以见闻所不及者为怪，悖也；既求其理，而犹以见闻所不及者为怪，悖之甚者也。予今年四十有四矣，未尝遇怪，而每喜与二三酒朋，于酒觞茶榻间，灭烛谈鬼，坐月说狐，稍涉匪夷，辄为记载，日久成帙，聊以自娱。昔坡公强人说鬼，岂曰用广见闻，抑曰谈虚无胜于言时事也。故人不妨妄言，己亦不妨妄听。夫可妄言也，可妄听也，而独不可妄录哉？虽然妄言妄听而即妄录之，是亦怪也。即《夜谭随录》，所谓为志怪之书也可。

乾隆辛亥夏六月霁园主人

书于蛾术斋之南窗

目 录

自序·····	(1)	陈宝祠·····	(33)
卷 一		张五·····	(36)
崔秀才·····	(1)	阿凤·····	(38)
碧碧·····	(7)	娄芳华·····	(42)
梨花·····	(11)	噶雄·····	(45)
香云·····	(14)	刘锻工·····	(47)
龙化·····	(21)	蜩精·····	(49)
李翹之·····	(21)	小手·····	(49)
洪由义·····	(22)	蜃气·····	(50)
某僧·····	(23)	清河民·····	(51)
邵廷铨·····	(24)	王京·····	(51)
卖饼翁·····	(27)	诡黄·····	(52)
苏仲芬·····	(28)	梁生·····	(53)
红姑娘·····	(32)	某倅·····	(59)

倩霞	(63)	柏林寺僧	(115)
蔣深	(67)	薛奇	(116)
伊五	(68)	塔校	(116)
段公子	(70)	吕琪	(117)
慧子	(72)	高参领	(117)
某马甲	(74)	某诸生	(118)
米芾老	(75)	潘烂头	(119)
韩生	(77)	癩犬	(120)
卷 二		嵩梁篙	(120)
修鳞	(78)	獭贖	(121)
来存	(83)	烽子	(121)
杂记五则	(85)	陈景之	(122)
韩槌子	(93)	陈守备	(123)
永护军	(98)	青衣女鬼	(123)
朱外委	(99)	汪越	(124)
铜人	(99)	春秋楼	(128)
某掌班	(100)	棘闾志异八则	(130)
尸异	(101)	回煞五则	(139)
红衣妇人	(102)	夜星子二则	(142)
阿稚	(102)	尸变二则	(143)
闵预	(107)	猫怪三则	(145)
章秘	(111)	驴	(147)
麻林	(113)	异犬	(147)
怪风	(114)	那步军	(149)
张老嘴	(115)	施二	(149)
大眼睛	(115)	盛紫川	(151)

卷 三

邱生	(152)
陆水部	(163)
冯嫫	(166)
戴监生	(169)
佟麟角	(171)
谭九	(173)
陆珪	(176)
白萍	(179)
刘大宾	(183)
庄斯松	(184)
额都司	(186)
孝女	(187)
请仙	(189)
某太医	(191)
地震	(192)
朱佩菴	(193)
纸钱	(193)
三李明	(194)
霍筠	(195)
赵媒婆	(203)
三官保	(206)
倩儿	(210)
襦襦	(214)
白衣怪	(214)
某领催	(215)

宋秀才	(216)
-----------	-------

护军女	(217)
-----------	-------

卷 四

秀姑	(219)
玉公子	(226)
萤火	(231)
柴四	(232)
吴哲	(235)
周琰	(237)
傻白	(238)
孪生	(239)
某王子	(241)
再生	(242)
王侃	(243)
台方伯	(248)
瓦器	(248)
梁氏女	(249)
铁公鸡	(249)
多前锋	(251)
骷髅	(252)
姚植之	(253)
新安富人	(254)
维扬生	(256)
市煤人	(257)
鼠狼	(258)
巨人	(258)

白蓮教	(259)	双髻道人	(275)
鬼哭	(261)	阮龙光	(277)
袁翁	(261)	某太守	(279)
堪輿	(262)	邓县尹	(281)
尤大鼻	(264)	靳总兵	(282)
董如彪	(268)	藕花	(283)
某别驾	(273)	王塾师	(286)

夜谭随录卷一

崔秀才

奉天先达刘公，未遇时，故世家子。少倜傥好客，挥霍不吝，车马辐辏，门庭如市，行路者健羨。虽齐之孟尝，赵之平原，不是过也。忽有崔元素者，投一刺，刘接见，询其邦族，曰：“山东临朐秀才也，游都门二十年矣。闻公喜接纳，来作食客耳。”刘大悦，与之往来，亦时济其薪水。崔率十余日一至，至必有所借贷，家人悉厌贱之，刘独不以为琐，每如其愿，未尝拂逆。如是者二年余。

刘迭遭大故，资产荡尽。又三年，一贫如洗。更屡试不第，亲故白眼相向，动辄得咎，传为口实，渐至不相闻问。婢仆逃散，并有心作罪以求去者接踵，仅存一老仆。内则一妻一女一子，鼎足而三焉。会腊尽，牛衣尘甑，无以卒岁。女能诗，戏吟曰：“闷杀连朝雨雪天，教人何处觅黄棉。岁除不比逢寒时，底

事厨中也禁烟。”刘见之，笑曰：“此际玉楼起粟，若可煮食，足够一饱。今得汝诗，能不令人羞也？”因和之曰：“今年犹戴昔年天，昔日轻裘今破棉。寄语东风休报信，春来无力出厨烟。”

妻怒之以目，曰：“往日良朋密友，有求必应，啜汁者岂止一人。今年近岁逼，吃着俱无，犹不少思筹策，乃和儿女子作推敲丑态，想亦拼得饿死，故预作韭露挽歌耶？”刘曰：“然则欲我做贼去耶？”妻曰：“做贼亦得！第恐君无其才耳！顺城门外朱知县，方其落拓时，与汝为莫逆交，一日不见，亦不能耐。今闻其丁艰在家，宦囊颇厚，诿不能走一简，聊济燃眉耶？”刘曰：“微汝言，吾几忘之矣。”亟作书，遣老仆往投之。日暮赤手回，入门即骂曰：“丧心人不必复与相识矣！始而阁人辞以他出，我则不信；既而送客在门，相见。两眼棱棱，持书而入。再四促之，始传语言事忙，不暇修复。但借口致意，主人现在凡百需费，囊无一文，正愁无处措置，断难如命云云。似此丧心人，若复与相识，名节扫地尽矣！”刘企望一日，满拟必获如意，骤闻此变，不禁索然。

妻哂曰：“莫逆交不足恃矣。然总角之交，应非泛泛也。城北杨君，非与君为总角交乎？”刘以为然，复走柬以干之。杨辞以生意淡泊，本利盈亏，无囊可解。刘抚髀叹曰：“面朋口友，固不足怪。欲明通财之义，非道义之交不可。”乃挑灯作札，罄吐肝膈，翌日付老仆持送南城靳公子。靳世胄阀阅，田园遍畿辅。公子与刘为世交，又属至戚，每当晤对，夜以继日，所讲论非忠义大节，即出世大道，互相诱掖，不啻同胞，所谓立脚不随流俗，留心学做古人者。阅札即刻复答，谓：“叨在知己，亟当如命，奈心与力违，束手无策。君但勉为尚志之士，无自暴弃，又何忧贫贱哉！且天生刘君，必非碌碌者，君姑待之，保有大富贵

日也。第好义如弟者，值此危急之秋，竟坐视良朋之困，不能一援手救，殊堪自愧，唯知己者谅之耳！”刘忿，掷书于地曰：“噤噤！平日披肝胆，谈道德，何啻羊、左、任、黎！每举一子一女，犹以百金为寿。今急切相需，乃不破一文，反以肤词迂说相敦勉。所谓道义之交，固如是乎？”

老仆慰之曰：“主之朋友，大概未曾交得一人。亲戚中不乏富贵者，盍拚一失色，与之通融。”刘叹曰：“朋友列五伦之一，尚三呼不应，琐琐姻婭，又何望乎？”言次，闻门有剥啄声，报崔秀才来矣。妻曰：“呸！人家潦倒至此，彼尚欲来剖腹胫耶？焉知并胫也无，即欲来剖，正恐无下刀处！”刘曰：“不然。此空谷足音也。”延之入。

崔曰：“刘君纵理不人于口，而乃一寒如此哉？昔日之繁华，真耶幻耶？今日之索寞，幻耶真耶？鼯技易穷，青松落色，槿心朝在，夕不存矣。尚有一人肯杖策踵门如崔元素者否？”刘曰：“昔日自谓盟车笠，订金兰，得一二耐久朋，为终身胶漆，不意翻覆若此，不敢复言交游矣。”崔曰：“不然。廉将军免官客去，翟廷尉复职客来。人情自昔然也。君自不达，夫何怨尤！智者当务之为急。为今之计，当奈何？”刘曰：“束手待毙耳！”崔笑曰：“出此言，当罚醵矣。吾闻负重涉远，不择地而休；累重家贫，不择禄而仕。盍投笔从戎，聊博升斗，不犹愈于托钵向人，受守钱虏之轻薄乎？”刘曰：“晓晓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非所以自完也。”崔曰：“外以笔耕，内以针黹，亦可免冻馁。”刘曰：“局促效辕下驹，夙所羞也。”崔曰：“奇货可居，垄断可登，马兽之羽毛可织而衣。其遗粒足食也。贪贾三之，廉贾五之，盍为贾？”刘曰：“覬觎分毫，锱铢必较，素所鄙夷，而弗屑者也。”崔曰：“然则度君之心，量君之志，欲更扬眉吐气，非官不能矣。欲为

官，须登第；欲登第，须理旧业读书；欲读书，须膏火之费。吾视君皆未易办也。吾有钱八十千，可辇至。”刘曰：“君方同病，诟忍波累？”崔曰：“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夫何辞焉？”遂言别。移时，以车辇八十千至，刘大感谢，欲备一餐相款。崔不坐而去。

迟数日，复提一囊至，曰：“君曾肄业否？”刘曰：“新正伊迹，未免匆忙。”崔曰：“予思八十千，岂敷樽节之用，更蓄得一囊金，为君谋小康。”亟置之炕头，便出门，挽之不及。试启囊，灿然尽赤金也。一室俱惊，权之三百两。崔从此不复至，更不识其居处，徒铭感而已。出资购第宅，赎旧产，又于新居掘得窖金二瓮，遂成富室。僮仆去者，次第复来，百计夤缘，以求收录。亲友亦稍稍通庆吊。一年之间，繁华如故。刘不复好客，唯闭户下帷，日夜占毕。是年及第，官清要，贺客日盛。

值初度，预使人四出，凡亲故中贫窶落魄及不能举火者，尽招致之。及期，亲友毕集，竟出金玉锦绣，罗列满堂，为刘祝嘏。刘乃张筵高会，酒再巡，罢乐，出席，举觞属客，悉出所得，分赠诸贫贱之前，使各收贮。众愕然，不测何故。金曰：“凡兹不腆，其所以奉祝长者，纵不足贵，亦诸亲友之芹献也。曷为散之？”刘叹曰：“今日何幸，群公臻至，赐我百朋，所恨座中唯少崔秀才一人耳！崔若在，必能知我之为此举也！”因袖出一笺，则五言古诗一章也，命其子朗诵以示众，曰：

“主人好施与，挥霍无踣踉。

客有谏之者，主人笑曰毋。

君谓财可聚，我意财宜疏。

不暇为君详，聊以言其粗。

财为人所宝，人为财之奴。

富者以其有，贫者以其无。
有则气逆扬，无则气不舒。
逆扬人愈亲，不舒人不知。
昔我贫贱时，颠踣无人扶。
有身不能衣，有口不能糊。
贵戚与高朋，相逢皆避途。
居然一戾物，俨若非丈夫。
今日奋功名，食禄复衣儒。
门庭闹如市，势利日以殊。
一寿千黄金，一箸万青蚨。
奢穷欲亦极，无劳用力图。
当时何其啬，今日何其都？
顾兹亲串惠，岂我所愿乎！
昔贫今且富，昔我即今吾。
清夜维其故，反侧心踟蹰。
其故良有以，今昔人清符。
周急不继富，圣言不可诬。
忆昔齐晏子，举火罄蔀苴。
又闻范文正，义田置东吴。
设使天下人，能聚复能输。
在在无和峤，处处有陶朱。
流近阿堵物，何采庚癸吁。
堪叹近富者，唯利之是趋。
满盈神鬼恶，往往寄褐沽。
用是常自惕，羞为守虏徒。
况今得之如泥沙，当日求之无锱铢。

君不见栖栖穷巷孤寒儒，此时此际如苦荼！

众闻之无不赧然，如芒在背，多有逃席而去者，亦不追挽。俄报崔先生至矣，刘倒屣左辟鞠之。崔握手而笑曰：“君可谓国狗之痕，无所不噬矣！奈何效杜子春口舌为？且繁华索莫，其衍几何？苟不齐之，魔障欲起矣。彼接舆髡首，桑扈裸行，倏来忽逝，岂屑屑于菟隆杀哉？会尽人情，点头亦属多事耳！”刘再拜曰：“至味之言，敢不佩为弦韦？”

是夕客散，独留崔宿，妻子亦出拜之。刘曰：“近日徙居何所？胡久不一至？致缺酬报。”崔曰：“昔者悉索君，君时亦望报否？”刘曰：“实无是心。”崔曰：“然则予独有是心哉？何不怨也！”刘大笑，因问家中更有何人。崔曰：“颇不孤子，子女孙曾数十矣。”刘欣然曰：“小女未字，以归君家，何如？”崔曰：“此大不可也。”刘力诘问之，崔咬唇良久，始吐实曰：“君长者，言亦无害。所不敢与君结婚者，自愧非人，实艾山一老狐也。以君抱奇气，故不远千里来相结纳，致君贫而再富，亦定数，非吾之力。譬如作室，既镇其甍，又何加焉？吾特因人成事耳。今夙愿已了，即当长辞故人矣。”刘始大悟，不觉洒然曰：“君去固自得矣，将无使吾为忘筌忘蹄之人哉！”崔曰：“予非贪天功者，君何感焉？从此前程皆顺境矣。官不过三品，而富则十万，虽然，诂无一言为留别之赠？吾闻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橡樟二木，七年乃知。知人之鉴，不易明也。甘以坏何如淡以成，毁方而瓦合，全交之至言，君其志之，勿为雉犬所笑。”言訖，辞出，永不复至。刘后官至臬司，以老告归。感崔之谊，朔望祀以香楮，终身不衰。

闲斋曰：戈戈之俗，万变千更，交固不易言也。方其盛也，

面朋口友，不招自来；及其衰也，迹合神违，百无一应。除毁方瓦合一道，诚无良法矣。胸中自有泾渭，皮里自具春秋。故穰穰面来，莠莠独往，交可以始终一也。不然，直欲尽化同人为异物，易济济为缓缓，有此理哉！

兰岩曰：富贵则趋附之，贫贱则违避之，俗情概然，然曾无一人矫然独出，而仅让此狐。人而不如狐也，良可愧也。

碧 碧

周至诸生孙克复，流寓阶州。爱其地土腴水甘，卜筑山村，耕读自乐。屋左依山临壑，构一草阁，颇虚敞，可以眺远。阁下林深箐密，虽有一径，人迹罕经，仅过樵牧。

一日，孙独凭阁上，远远见一人循径来，草笠布衫，仿佛甚美。既辨眉目，果然美甚，丹唇皓齿，华发素面，十七八一变童也。孙骇曰：“世岂有男子而姣媚若此者乎？”急趋下阁，要遮而鞠之曰：“山深路僻，豺狼僂僂，小郎日暮孤行，进将安止？盍姑住此，明旦早行，庶不至旁观者代为忧虑。”少年曰：“夙非姻娅，生熟两不相谙，猎食或然，宿应不可。”孙素有断袖之癖，一旦值此璧人，欲情火炽，遽前拥之，少年大惊，曰：“奈何邂逅相遇，辄以横逆见加？”孙曰：“卿慧人也，何待解人！”少年惶遽，极力挤之，孙猝不及防，失足坠岩下。少年脱然去。

孙为一树枝夹住，欲上不能，欲下不得，呼叫声嘶，无人知者，自拚必死。忽一女子，过而见之，讶曰：“如此阽危，何乐而为之？”孙曰：“为人所算耳！能救我否？”女曰：“救亦非难，第未识何以报德？”孙曰：“除却再夹树枝，余悉唯命。”女吃吃笑，解足缠抛于一端，援之而上。孙良久神定，整衣谢之。女徐徐束

足，了不见答。孙方怪其倨，审谛之，则苗条婉妙，绝代美姝也。不觉缩颈吐舌，且惊且喜，阴念何今日奇遇之多也。

时日已薄崦嵫，四山渐暝，乃再拜而请曰：“再生之德，未易仓猝图报，幸小住为佳。”女笑而睨之曰：“子大不良善，甫得生机，又造死业矣。”孙听其言谏，窥其意厚，大不似少年漠不关心者，遂携入阁，缱绻备至。约三更，女披衣起，曰：“今夕与人约，须践之，翌日重晤。”孙阻之以臂曰：“卜夜未卜昼。”复留与乱。因诘：“卿孱弱处子，虽乘以油壁，舁以笋舆，犹恐不胜劳瘁。底事单形只身，远陟空山，令人弥思弥惧，中心能无稍怖乎？”女自言：“宓氏，字碧碧，年十八，嫁前村方氏子，半年而寡。今日为母寿归家，来此捷径，不意遇子，不能自贞，诚夙份也。愿与子偕老。俾茆簪有托，莫见弃否？”孙愀然曰：“得卿为之，小可何修哉！但碍有老母，赋性方严，出入小闲，尚须咨白。不告而娶，实不敢专。然而父母爱子，何必苛求。见卿可人，应无不纳。容徐图之。”女曰：“儿于子亦非无益者。子果肯降心相从，始终不二，则可以全性命，了死生。夜气之牯亡，旦夕可复。俾子蜕蛻丸而为**蟹螯**，化腐草而为夜光，必当同为人极之游，不复羈滞形骸，听阎摩罗什天尊为政矣。”孙大喜，相见恨晚。

晨兴，即以告母。母呼女至前，反复详讯，乃谓孙曰：“儿勿草草，吾闻颜朱眸绿，尤物蛊人，倾万乘之国尚有余，祸匹夫之身庸有不足？老身七十矣，所见闺秀何啻千万，至若此之穷妖极艳，一见炫人心目者，实为乍睹，真祸水也。汝何德以堪之？且天方氏之子，不祥孰甚？可急遣之，勿速死亡。”孙默然鹄立，面如死灰。女进曰：“姑之见亦左矣。儿非自媒者，诚以藁苦不如荠甘，故腆颜自荐，儿不厌郎贫，姑奈何畏儿蛊乎？”母曰：

“不然，小娘恋新欢，忘旧好，钟情者固不得不然。而老妇为豚犬作马牛，用心亦不得不尔。”女勃然怒曰：“何物老嫗，酖毒若此！儿去此，岂便无啖饭处也！”且斥孙曰：“君木偶人，不足与语。不听好言，不久当死。穷薄相，即死亦为下鬼。彼时当袖手高坐于刀山剑树之旁，看汝挣扎耳！”遂愤愤出门，不知所之。

孙涕泪纵横，颇形怨色。母慰之曰：“天下多美妇人，何必是？况深山穷谷，忽至丽人，非草木之妖，必狐鬼之怪，儿倘或迷惑不悟，冥想至邪，则老身将谁赖乎？”开喻再三，孙意少解。

居无何，有翁媪二人，率男妇六七辈，直入草堂，汹汹叫骂。孙甫出讯，辄遭扭结，翁以杖叩孙之背曰：“跌落涧下，与死为邻，苟非吾女援手救，则山中鸦鹊饱汝肠胃久矣。今则弃捐吾女，抑何竟负恩而背本乎？”孙蓦然值此，色变气沮，不能发一言。家人咸集，莫能解纷。孙母乃策杖出，曰：“无咩，有事不妨好议。”媪曰：“亲母出矣。亲母之发，如此种种，底事出言无度，致小女归去，愤懣不餐。脱有不韪，亲母之肉，岂足食乎？”孙母始知即女之父母也。阴念来势凶猛，必将选事，不如姑却以婉词。方启齿，媪即止之，曰：“勿多言，可即垂壁除庭，明日即送鱼轩到门矣。”遽释孙，纷然而散。

母谓孙曰：“视此行径，愈信为妖物矣。从来邪不犯正，尔心果守正，不难一麾而却也。”议已定，戒备以待。次日黎明，翁媪已送女至，鼓吹之喧，妆奁之盛，仆婢之多，内外填塞皆满。孙颇歆羨。母以扃扉撑宅门，隔阖大言曰：“吾家门庭，自来清肃，无故来挠，能不自愧！可速退，无自取辱。”翁媪怒发曰：“怜汝家中纷纭，无执干者，故不惜爱女送来伺奉。胡为强自高，其谓我缩领曲背，不能刺刃于老虔婆之腹中耶？”于是飞砖掷砾，

攻击久之。母终置若罔闻。翁媪亦觉索然，但发恨声，曰：“且去休！且去休！自有设施在后。”因复散去。

村人知其事，传以为怪，二三齿德来说孙母曰：“吾村地僻人稀，守望之助不给。宅上孤儿寡妇，辄与异类为敌，执迂见以取寇仇，非所以计万全也。此间旧有狐仙村，人往往见之，然而未尝为患。兹来相挠者，为狐无疑。奉狐者，或与交游，或为姻戚，自古有之，无足为怪。令郎神气不凡，即娶狐妻，应不致祸。莫若姑听之，以解目前之害，不亦可乎？否则结怨既深，则为祟必亟，恐贤母子不能安枕而卧也。”孙亦几谏其母，母不得已，从之。是夕，翁媪复送女来，愉悦之色可鞠。若预知母有俯就之意者，成礼而返。

孙及女遂好甚敦，女事母亦极婉顺。日用所需，随念而至，一家大享坐食之福。

女一日谓孙曰：“今日有君之内侄来，须自检束，勿貽后悔。”孙曰：“我之内侄，卿之犹子也，长幼自有各分，何检束之有？”既来，非他，正曩日挤身岩下之姣童也。孙大骇，回念前事，深自局促。而少年谈笑自若，毫不介意。孙始而安之，既而昵之，已而渐生狎褻，覩隙骤接其吻，少年惊怒曰：“狂奴故态，一毫未悛，岂有作人尊长而不自庄重如是者哉！”复力挤之，踏于案下，少年佛然而去。女至，见之，忿恨良久，徐乃叹曰：“徒费周张，酸子尚足与言性命事哉！”遂不辞而行。一切器物，不见人取携，一霎化为乌有。孙与少年接吻时，觉异香入脑，衣上亦有香气，数日不散，渐归两腋，遂患愠羝，终身不瘥。

闲斋曰：狐性本淫，无足怪者。老狐何所图，而必欲以女嫁孙，以成其私奔之志，岂亦爱忘其丑，若知了恶之故欤？然女固不贞，而男又何洁也？是知世之好为龙阳、以巾幗自甘者，虽雄

狐之不若矣！

兰岩曰：断袖之癖，人或有不免者，独怪孙生，始以轻薄致坠岩下，甫得救援，复生痴想，即有如此立志送女与人之老狐。得以大享坐食之福，亦至幸矣。乃于正宜庄重自持之时，忽尔故态复萌，顿忘愧悔，亦可谓不足有为者矣。卒为狐辱骂，而素所钟爱者亦弃之而去。身患恶疾，何以为人哉！丈夫也，而见鄙于妻子，已足羞矣，况异类耶？

梨花

京师时雍坊，有以十岁女来鬻者，孝廉舒树堂以钱三十千得之，命名梨花。既长，艳丽无匹，淡妆浓抹，靡不相宜。小草闲花，随意簪之，皆堪入画。诸女眷效之，百不一逮也。性且慧黠，一家怜爱之。

舒有女，幼字先达德公次子。及出阁，舒以二女奴为媵，梨花与焉。其一名春棠，亦可儿之殊色者。舒女则偏爱梨花，而公子待之尤厚。屡欲私之，奈梨花防维綦密，虽欲申以游语，亦不可得。会德公考满，擢粤西某郡守，携眷南行。予友恩茂先，与德舒二公，皆亲戚也，荐金华尚介夫人德公幕。阅三载，公迁粤东监司。冬十一月，介夫因事入都，委装茂先家，朝夕晤对，所在人情风土并德公家事，在所必谈。偶询及梨花，则曰：“司宅门久矣。”茂先曰：“言梨花耶？”介夫曰：“正所谓梨花也。”曰：“然则何云司宅门？”介夫曰：“梨花之事，新奇怪异，骇人听闻久矣。君为德府至戚，岂尚未知耶？”茂先愕然，急叩其详，介夫曰：“此下酒物也，不可浪言。”乃拨火煮酒，拥炉促膝，备述其事。茂先攸而惊，倏而笑，倏而咋舌，倏而拊髀，盖事既新奇，